

清經解

皇清經解序

皇清經解之刻迺聚

第

一

冊

本朝解經之書以繼十三經注疏之迹也白
注疏成而唐宋解經諸家大義多括於
後李鼎祚書及宋元以來經解則有唐
志堂之刻我

大清開國以來

御纂諸經爲之啟發由此經學昌明軼於前代

疏之疎失者有發注疏所未發者亦有

清·阮元編

清經解

第一冊

上海書店

责任编辑: 罗伟国

装帧设计: 冒怀苏

255/03

清经解 清经解续编

(全十二册)

清·阮元、王先谦 编

*

上海书店出版

(上海福州路401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影印厂印刷

*

开本787×1092毫米 1/16 印张856 3/4 插页7 1/2

1988年10月第一版 1988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000

ISBN 7-80569-000-6/Z·1

定 价: 355.00元

出版說明

《清經解》，即《皇清經解》，又名《學海堂經解》，阮元主編。阮元（一七六四——一八四九），字伯元，號芸臺。江蘇儀徵人。乾隆五十四年進士。歷任戶、禮、兵、工等部侍郎，兩湖、兩廣、雲貴總督等要職，加太子少保銜，擢體仁閣大學士。謚文達。生平持躬清慎，獎掖篤學之士。博覽群書，學識淵博，尤精經學。主張用金於書，遺經於世。督廣時創設學海堂，羅致學者從事編書刊印。道光五年八月，始刻《清經解》，至道光九年九月，全書輯刻完畢，共收七十三家，一百八十三種著作，凡一千四百卷。咸豐七年九月，英軍攻粵，書版毀失過半。咸豐十年，兩廣總督勞崇光等人，捐資補刻數百卷，並增刻馮登府著作七種，計八卷，此即「咸豐庚申補刊本」。同治九年，廣東巡撫李福泰刊其同里許鴻磐《尚書札記》四卷，附諸《清經解》之後，是為「庚午續刊本」。

《清經解續編》，即《皇清經解續編》，亦稱《南菁書院經解》，王先謙主編。王先謙（一八四二——一九一七），字益吾，號葵園。湖南長沙人。同治四年進士。官國子監祭酒。王氏繼踵阮元遺志，光緒間為江蘇學政，捐銀一千兩為倡，開設南菁書院，「彙刻先哲箋注經史遺書」。光緒十二年，始刻《清經解續編》，至光緒十四年六月，全書輯刊完成。體例與學海堂本同，共收一百一十一家，二百零九種著作，凡一千四百三十卷。

清代學術著作，除史學以外，其精華幾為正續《清經解》所囊括。經學著述是我國文化寶藏，是研究中國封建社會的重要資料。今值弘揚民族文化之際，我們特影印是書，以應時需。

正續《清經解》木刻線裝本共七百多冊，為便於攜帶收藏，將原書九面縮拼為十六開一面，分上

中下三欄。同書各卷首尾連接，不同著作另起一欄，以清眉目。原刻諸項一概保留，唯《續編》集資者姓名，因與內容無關而刪去。全書精裝十二冊。其中《清經解》七冊，《清經解續編》五冊。前者以學海堂本爲底本，補以咸豐補刊之馮登府著作、庚午續刊之許鴻磐著作；後者以南菁書院本爲底本。

上海書店 一九八八年四月一日

皇清經解序

皇清經解之刻通聚

本朝解經之書以繼十三經注疏之迹也自十三經注疏成而唐宋解經諸家大義多括於其中此後李鼎祚書及宋元以來經解則有康熙時通志堂之刻我

大清開國以來

御纂諸經爲之啟發由此經學昌明軼於前代有證注疏之疎失者有發注疏所未發者亦有與古今人各執一說以待後人折衷者

國初如顧亭林閻百詩毛西河諸家之書已收入四庫全書乾隆以來惠定宇戴東原等書亦已久行字內惟未能如通志堂總匯成書久之恐有散佚道光初

官保總督阮公立學海堂於嶺南以課士士之願學者苦不能備觀各書於是

官保盡出所藏選其應刻者付之梓人以惠士林委修恕總司其事修恕爲屬官且淑於公門生門下遂勉致力

官保以六年夏移節滇黔修恕校勘剞劂四載始竣計書一百八十餘種皮板於學海堂側之文淵閣以廣印行不但嶺南以此爲注疏後之大觀實事求是即各省儒林亦同此披覽益見平實精詳矣

道光九年九月廣東督糧道前翰林院檢討新建夏修恕謹記

皇清經解卷首

姓氏

捐資刊書

工部都水司郎中臨川李秉綬

刑部山西司郎中臨川李秉文

總司編輯

錢塘監生嚴杰

收掌監刻

候選郎中儀徵阮福

信宜縣教諭吳蘭修

東安縣訓導何其杰

管理覆校

題署博羅縣知縣嘉善孫成彥

皇清經解總目

卷一之卷三

左傳杜解補正以下顧處士炎武著

卷四

音論

卷五之卷七

易音

卷八之卷十七

詩本音

卷十八之卷十九

日知錄

卷二十之卷二十三

四書釋地以下閻徵君若璩著

四書釋地續

四書釋地又續

四書釋地三續

卷二十四

孟子生卒年月考

卷二十五之卷二十六

潛邱劄記

卷二十七之卷四十七

禹貢錙指胡明經渭著

卷四十八之卷四十九

學禮質疑以下萬處士斯大著

卷五十之卷五十九

學春秋隨筆

卷六十之卷八十九

毛詩稽古編陳處士啓源著

卷九十之卷一百一十九

仲氏易以下毛檢討奇齡著

卷一百二十之卷一百五十五

春秋毛氏傳

卷一百五十六之卷一百五十七

清經解

春秋簡書刊誤

卷一百五十八之卷一百六十一

春秋屬辭比事記

卷一百六十二之卷一百七十六

經問

卷一百七十七之卷一百八十三

論語精求篇

卷一百八十四之卷一百八十九

四書廣言

卷一百九十之卷一百九十三

詩說惠吉士周揚著

卷一百九十四

莊園札記 姜編修宸英著

卷一百九十五之卷二百零四

經義雜記 歐茂才琳著

卷二百零五之卷二百零六

解春集 馮明經景著

卷二百零七

尚書地理今釋 蔣相國廷錫著

卷二百零八之卷二百一十三

易說 以下惠學士士奇著

卷二百一十四之卷二百二十七

禮說

卷二百二十八之卷二百四十二

春秋說

卷二百四十三

白田草堂存稿 王編修懋並著

卷二百四十四之卷二百五十

周禮疑義舉要 以下江虞貢永著

卷二百五十一

深衣考証

卷二百五十二之卷二百五十五

春秋地理考實

卷二百五十六之卷二百六十

羣經補義

卷二百六十一之卷二百七十

鄉黨圖考

卷二百七十一之卷二百八十七

儀禮章句 吳司馬廷華著

卷二百八十八之卷三百零一

觀象授時 秦尚書惠田著

卷三百零二之卷三百零八

經史問答 全應常祖望著

卷三百零九

質疑 杭編修世駿著

卷三百一十之卷三百一十五

注疏考證 齊侍郎召南著

卷三百一十六之卷三百一十八

周官祿田考

卷三百一十九

尚書小疏 以下沈徵君彤著

卷三百二十之卷三百二十七

儀禮小疏

卷三百二十八

春秋左傳小疏

卷三百二十九

果堂集

卷三百三十之卷三百五十

周易述 以下惠徵君棟著

卷三百五十一之卷三百五十二

古文尚書考

卷三百五十三之卷三百五十八

春秋左傳補注

卷三百五十九之卷三百七十四

九經古義

卷三百七十五之卷三百八十七

春秋正辭 莊侍郎存典著

卷三百八十八

鍾山札記 以下盧學士文弼著

卷三百八十九

龍城札記

卷三百九十之卷四百零三

尚書集注音疏 江徵君聲著

卷四百零四之卷四百三十四下

尚書後案 以下王光祿鳴盛著

卷四百三十五之卷四百三十八

周禮軍賦說

卷四百三十九之卷四百四十二

十駕齋養新錄 以下錢宮詹大昕著

十駕齋養新錄

卷四百四十三之卷四百四十八

潛研堂文集

卷四百四十九之卷四百八十四

四書考異 翟教授灝著

卷四百八十五之卷四百九十

尚書釋天 盛大令百二著

卷四百九十一之卷四百九十二

讀書勝錄 以下孫侍御志祖著

卷四百九十三之卷四百九十四

讀書勝錄續編

卷四百九十五之卷五百零二

弁服釋例 以下任侍御大椿著

卷五百零三

釋籍

卷五百零四之卷五百二十三

爾雅正義 邵編修晉著

卷五百二十四

宗法小記 以下程徵君瑞田著

卷五百二十五之卷五百三十四

儀禮喪服記

卷五百三十五

釋宮小記

卷五百三十六之卷五百三十九

考工制物小記

卷五百四十

磬折古義

卷五百四十一

溝洫疆理小記

卷五百四十二之卷五百四十四

禹貢三江考

卷五百四十五

水地小記

卷五百四十六

解字小記

卷五百四十七

聲律小記

卷五百四十八之卷五百五十一

九穀考

卷五百五十二

釋草小記

卷五百五十三

釋蟲小記

卷五百五十四之卷五百五十六

禮箋金修撰考

卷五百五十七之卷五百六十

毛鄭詩考正以下戴吉士撰著

卷五百六十一之卷五百六十二

詩經補注

卷五百六十三之卷五百六十四

考工記圖

卷五百六十五之卷五百六十六

東原集

卷五百六十七之卷五百九十九

古文尙書探異 阮大令玉裁著

卷六百之卷六百二十九

毛詩故訓傳 阮大令玉裁訂

卷六百三十之卷六百三十三

詩經小學 以下阮大令玉裁著

卷六百三十四之卷六百三十九

周禮漢讀考

卷六百四十

儀禮漢讀考

卷六百四十一上之卷六百五十五下

說文解字注

卷六百五十六之卷六百六十

六書音均表

卷六百六十一之卷六百六十六

經韻樓集

卷六百六十七上之卷六百七十六下

廣雅疏證 以下王觀象孫著

卷六百七十七之卷六百七十八

讀書雜誌

卷六百七十九之卷六百九十一

春秋公羊通義 以下孔樹勳廣森著

卷六百九十二之卷六百九十七

禮學危言

卷六百九十八之卷七百一十

大戴禮記補注

卷七百一十一之卷七百一十六

經學危言

卷七百一十七之卷七百一十八

既亭述古錄 錢進士塘著

卷七百一十九之卷七百二十六

羣經讀小 李進士梓著

卷七百二十七之卷七百三十四

經讀考異 武進士德著

卷七百三十五之卷七百七十三

尙書今古文注疏 以下孫觀象星衍著

卷七百七十四

問字堂集

卷七百七十五之卷七百八十三

儀禮釋官 胡明經臣著

卷七百八十四之卷七百九十六

禮經釋例 以下凌進士廷堪著

卷七百九十七

校禮堂文集

卷七百九十八

劉氏遺書 劉訓導台撰著

卷七百九十九之卷八百

述學 以下汪拔貢中著

卷八百零一

經義知新錄

卷八百零二

大戴禮正誤

卷八百零三之卷八百零六

曾子註釋 以下阮宮保元著

卷八百零七之卷八百一十七

周易校勘記

卷八百一十八之卷八百三十九

尙書校勘記

卷八百四十之卷八百四十九

毛詩校勘記

卷八百五十之卷八百六十三

周禮校勘記

卷八百六十四之卷八百八十一

儀禮校勘記

卷八百八十二之卷九百四十八

禮記校勘記

卷九百四十九之卷九百九十
春秋左氏傳按勘記
卷九百九十一之卷一千零二
春秋公羊傳按勘記
卷一千零三之卷一千一百一十五
春秋穀梁傳按勘記
卷一千一百一十六之卷一千二百六
論語按勘記
卷一千二百七之卷一千三百
孝經按勘記
卷一千三百一之卷一千三百八
爾雅按勘記
卷一千三百九上之卷一千五百十四
孟子按勘記
卷一千五百五之卷一千五百十六
車制圖考
卷一千五百十七之卷一千五十八
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
卷一千五百十九之卷一千六百七
疇人傳
卷一千六百八之卷一千七百十四
學經室集
卷一千七百五之卷一千七百六
撫本禮記鄭注考異 張爾熙著
卷一千七百七之卷一千八百八
易章句 以下焦孝廉著
卷一千八百九之卷一千一百零八
易通釋
卷一千一百零九之卷一千一百一十六
易圖略
卷一千一百一十七之卷一千一百四十六
孟子正義
卷一千一百四十七之卷一千一百四十八

周易補疏
卷一千一百四十九之卷一千一百五十
尚書補疏
卷一千一百五十一之卷一千一百五十五
毛詩補疏
卷一千一百五十六之卷一千一百五十八
禮記補疏
卷一千一百五十九之卷一千一百六十三
春秋左傳補疏
卷一千一百六十四之卷一千一百六十五
論語補疏
卷一千一百六十六之卷一千一百六十九
周易述補 江上舍著
卷一千一百七十之卷一千一百七十七
拜經日記 以下臧明經著
卷一千一百七十八
拜經文集
卷一千一百七十九
曾記 吳孝廉王繩著
卷一千一百八十之卷一千二百零七
經義述聞 以下王尚書引之著
卷一千二百零八之卷一千二百一十七
經傳釋詞
卷一千二百一十八之卷一千二百二十六
周易虞氏義 以下張編修惠言著
卷一千二百二十七之卷一千二百二十八
周易虞氏消息
卷一千二百二十九之卷一千二百三十
虞氏易禮
卷一千二百三十一之卷一千二百三十二
周易鄭氏義
卷一千二百三十三
周易荀氏九家義

卷一千二百三十四之卷一千二百四十七
易義別錄
卷一千二百四十八之卷一千二百五十五
五經異義疏證 以下陳編修壽祺著
卷一千二百五十一之卷一千二百五十二
左海經辨
卷一千二百五十三之卷一千二百五十四
左海文集
卷一千二百五十五之卷一千二百五十六
鑑止水齋集 許兵部宗彥著
卷一千二百五十七之卷一千二百七十六
爾雅義疏 郝戶部懿行著
卷一千二百七十七之卷一千二百七十九
春秋左傳補注 馬進士宗璣著
卷一千二百八十之卷一千二百八十九
公羊何氏釋例 以下劉禮部達謙著
卷一千二百九十
公羊何氏解詁箋
卷一千二百九十一
發墨守評
卷一千二百九十二之卷一千二百九十三
穀梁廢疾申何
卷一千二百九十四之卷一千二百九十五
左氏春秋考証
卷一千二百九十六
歲時言評
卷一千二百九十七之卷一千二百九十八
論語述何
卷一千二百九十九之卷一千三百零一
燕巖考 以下胡主政培輩著
卷一千三百零二
研六室集著
卷一千三百零三之卷一千三百一十五

春秋異文箋 以下趙微君坦著

卷一千三百一十六

寶璧齋札記

卷一千三百一十七

寶璧齋文集

卷一千三百一十八之卷一千三百二十一

夏小正疏義 洪慎言撰

卷一千三百二十二

秋槎雜記 劉典撰

卷一千三百二十三之卷一千三百二十六

吾亦廬稿 崔茂才應樞著

卷一千三百二十七

論語偶記 方庶常觀旭著

卷一千三百二十八

經書算學天文考 陳訓貞撰

卷一千三百二十九之卷一千三百三十一

四書釋地辨證 朱訓導撰

卷一千三百三十一之卷一千三百五十四

毛詩細義 李庶常撰

卷一千三百五十五

公羊禮說 以下凌明經撰

卷一千三百五十六之卷一千三百五十九

禮說

卷一千三百六十

孝經義疏 阮邵郎編著

卷一千三百六十一之卷一千三百六十八

經傳攷證 朱武曹彰著

卷一千三百六十九

贊齋遺稿 劉州伴玉庵著

卷一千三百七十

說緯 王進士松著。以上三種編卷既成之後始得圖

卷一千三百七十一之卷一千四百

經義叢鈔 嚴杰補編

卷一千四百零一 以下馮敦復府著

國朝石經攷異

卷一千四百零二

漢石經攷異

卷一千四百零三

魏石經攷異

卷一千四百零四

唐石經攷異

卷一千四百零五

蜀石經攷異

卷一千四百零六

北宋石經攷異

卷一千四百零七之卷一千四百零八

三家詩異文疏證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云我

國家經學昌明一洗前明之固陋乾隆四年

詔刻十三經注疏

頒布學宮鼓篋之儒皆駁駁乎研求古義矣唐宋人經疏如孔

冲遠賈公彥諸人依據闕深包羅古訓誠爲掌經者不

可少之冊也今雲貴總督 宮保阮師素以經術提唱

後學嘉慶二十二年奉

命總督兩廣數載之間百廢具舉於粵秀山麓建學海堂爲

課士之所取

國朝以來解經各書發凡起例酌定去取 命杰編輯爲

皇清經解是編以人之先後爲次序不以書爲次序凡見於

雜家小說家及文集者亦按次編錄計一千四百卷
注疏罕言推算編中所載天算各書使孔冲達明乎此
不致誤爲三統以庚戌之歲爲太極上元矣賈公彥明
乎此自無中氣市則爲歲朔氣市則爲年之說矣解經
貴通詰訓廣雅一書依乎爾雅王觀察之疏證尤宜奉
爲圭臬也許氏說文凡經師異文莫不畢采段大令積
數十年心力而成是注悉有根據不同臆說諸如此類
並爲編入更足補注疏所未逮經術之盛洵無過於
昭代矣

道光九年九月九日錢塘弟子嚴杰謹識於督糧道署
之調鶴書堂

皇清經解卷一

學海堂

左傳杜解補正

崑山顧處士文武著

北史言周樂遜者春秋序義通貫服說發杜氏達今杜氏單行而賈服之書不傳矣吳之先達邵氏實有左編百五十餘條又陸氏聚有左傳附注傳氏遂本之爲辨誤一書今多取之參以鄭見名曰補正凡三卷若經文大義左氏不能盡得而公穀得之公穀不能盡得而啖趙及宋儒得之者則別記之於書而此不具也

隱元年莊公寤生驚姜氏 解麻將而莊公已生恐無此事應劭風俗通曰兒墮地能開目視者爲寤生

不如早爲之所 解使得其所宜置云言及今制之

未嘗君之憂 解食而不暇養非也改云爾雅肉謂之羹

甲生不及哀 杜氏主短喪之說每於解中見之謂既葬除喪諒闇三年非也改云不當既封反哭之時

二年莒人入向 解譙國龍亢縣東南有向城非也於欽齊乘言今沂州西南一百里有向城鎮桓十六年城向宣四年公

及齊侯平莒及郕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襄二十一年仲孫速會莒人盟於向杜氏於宣四年解日向莒邑東海縣東南

向城遠疑也按春秋向之名四見於經而杜氏解爲一地然其實一向也先爲國後并於莒而或屬莒或屬魯則以攝乎

大國之間耳龍亢在今鳳陽之懷遠尤遠惟沂州之向城近之

三年蒯聵潛濊之菜 玉篇潛於粉切菜也毛晃曰潛亦水草

四年老夫耄矣 曲禮大夫七十而致事自稱曰老夫

五年曲沃莊伯以鄭人鄭人伐翼 解邢國在廣平襄國縣按此解宜移在上年衛人逆公子晉於邢之下

使曼伯與子元潛軍其後 無解子元疑即厲公之字昭十一年申無字之言曰鄭莊公城濮而厲子元焉使昭公不立

杜以爲別是一人厲公因之以殺曼伯而取機非也蓋莊公在時即以機爲子元之邑如重耳之蒲夷吾之屈故厲公於

出奔之後取之特易曼伯則爲昭公守機者也九年公子突請爲三覆以敗桓桓五年子元請爲二拒以敗王師師即厲

公二人而或稱名或稱字耳合三事觀之可以知厲公之才

略而又資之以嚴邑能無慕國乎

謂侯用六 解曰六六三十六人東坡志林引宋書樂志文帝元嘉十五年給彭城王義康舞伎三十六人太常卿陸以爲

左傳諸侯用六杜預以爲三十六人非是無所以節八音故必以八人爲列自天子至士降殺以兩兩者減其一列爾若

如預言至士止有四人豈復成樂服虔注左傳與陸同襄十一年晉悼公納鄭女樂二八以一八賜魏絳此樂以八人爲

列之證陸言是也

宋及國 解念公知而故問書辭按此非人情改云使者未

知公之聞人郭諱之不以實告

叔父有憾於寡人 按傳伯孝公之子惠公之弟故曰叔父杜

解諸侯稱同姓大夫長曰伯父少曰叔父此乃通稱之辭當

移在莊十三年上大夫之事吾願與伯父圖之之下

七年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此非僖二年所城之楚丘解曰

衛地非也其曰在濟陰成武縣西南則是也春秋時爲曹地

八年諸侯以字爲諡因以爲族 陸氏按鄭康成駁許叔重五

經異義引此傳文云諸侯以字爲氏今作諡者傳寫誤也朱

子曰以字爲氏如鄭之國氏本子國之後嗣氏本子嗣之後

下云公命以字爲氏是也

十一年鄭伯使卒出轅行出犬鷄以詛射類考叔者 佯爲不

知而使軍士誑之

立桓公而討焉氏有死者 解欲以弑君之罪加焉氏而復不

能正法誅之傳言遲遲無據改云言非有名位之人蓋微者

爾如司馬昭廣成濟之類

桓公二年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 補云達哀伯名莊十一年

臧孫達是也

其弟以千畝之戰生 解西河界休縣南有地名千畝非也穆

侯時晉境不得至界休按史記趙世家周宣王伐戎及千畝

戰正義曰括地志云千畝原在晉州岳陽縣北九十里

五年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解王師敗不書不以告非也

改云王師敗不書不可書也爲尊者諱

六年親其九族 孔氏書傳曰九族高祖至玄孫之親

遂辭諸鄭伯 邵氏曰聖妻也告父母故告諸鄭伯而辭之杜

氏以爲假父之命非

接以太牢 解以禮接夫人傳氏曰以太牢之禮接見太子

不以國 解國君之子不自以本國爲名焉有君之子而自各

其國者乎改云若定公名宋哀公名將

以國則廢名 解國不可易故廢名非也謂若秦莊襄王有楚

改楚爲荆

與吾同物 史記魯世家與桓公同日

八年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 君謂隨侯王謂楚王兩軍

相對隨之左當楚之右言楚師左堅右瑕君當在左以攻楚

之右師 李雲雷曰桓公五年繆葛之戰鄭子元請爲左拒

以當蔡人衛人爲右拒以當陳人是以前當其右右當其左

之證也 未按此說雖巧然玩傳文

十一年鄭忽出奔衛 解鄭人賤之以名告非也蓋未成君之

辭

十三年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解或稱人或稱師史異辭也改云燕稱稱人其君不在師

解又云衛宣公未葬惠公稱侯以接鄰國非禮也案春秋諸

侯踰年即位則得稱君如宣十一年楚子陳侯鄭伯盟於辰

陵是時靈公被弑賊未討君未葬已稱陳侯是踰年稱君古

之常制也

十五年鄭世子忽復歸於鄭 解云逆以太子之禮非也忽未

踰年而出奔奔四年而復國未即位不得成之爲君曰世子

者當立之辭也

莊元年三月夫人孫于齊 補云次年有會禮之文則不人而

復還於魯其不書還蓋夫子削之

不稱即位文姜出故也 解文姜未還據下夫人孫于齊則固

在魯矣改云繼弑君不書即位臣子之情所不忍也左氏未

得其旨而見下有夫人孫于齊之文所謂嫌此不忍書耳

絕不爲親禮也 劉原父曰謂魯人絕文姜不以爲親乃中禮

爾然則母可絕子宋襄之母喪葬於君歸其父母之圖及襄

公即位欲一見之而襄不可得作何廣之詩以自悲然宋襄

亦不迎而致也爲魯襄公於此若不可以私廢命也孔

其詩而若之以爲宋襄不廢其意襄公不爲不孝今文襄之

舉大絕不為親何傷於義說

二年夫人姜氏會齊侯於穀 解夫夫人不以禮故還皆不書非也夫人之禮降於君故書行不書還史之舊文

六年不知其本不謀知本之不枝弗強 不謀猶言失計不知黔牟之不足與立是不謀也知其為君之孤立而無助則不能自強而有其國矣 彼勢強言不

八年夏齊日舉師過魯 今書大禹謨

十二年蕭叔大心 解叔蕭大夫名按大心皆是其名而叔其字亦非蕭大夫也二十三年蕭叔朝公解日蕭附庸國叔名

按唐書宰相世系表云宋戴公生子衍字樂父有孫大心平南官長萬有功封于蕭以為附庸今徐州蕭縣是也其後楚滅蕭

手足皆見 補云言萬力能決單

十四年傳報貳 解有二心於已傳氏日如此則漢祖之斬丁公也在厲公當不然矣改云雖納我仍有二心

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祧 解見哀公六年

莊公之子猶有八人 解莊公子傳唯見四人子忽子亹子儀

並死獨厲公在八人名字記傳無聞按猶有八人者謂除此四人外尚有八人見在也桓十四年鄭伯使其弟誘來盟傳稱其字日子人亦其一也

二十一年鄭伯享王於闕西辟 補云辟偏也

二十二年夏五月 補云書五月史闕誤

趙盾車乘 解日趙盾遠親傳氏日高貌按詩趙盾鑄新錢氏日趙盾高城貌此於車乘亦當謂高

山嶽則配天 解得太嶽之標則有配天之大功改云詩日崧高維嶽峻極于天言天之高大惟山嶽足以配之

二十五年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常也唯正月之朔祭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於社伐鼓於朝 周之

六月夏之四月所謂正月之朔也然則此其常也而日非常者何蓋不鼓於朝而鼓於社不用幣而用牲此所以謂之非常禮也杜氏不得其說而日以長麻推之是年失閏辛未實

七月朔非六月也此則得在司歷不當責其伐鼓矣又按唯正月之朔以下乃昭十七年季平子之言今載於此或恐有誤

二十八年小戎子生夷吾 解小戎允姓之戎子女也陸氏曰

據傳云允姓之姦居於瓜州自惠公始誘以來則此非允姓別一戎而子則其姓焉

狄之廣莫於晉為都 解謂這二公子出都之非也都者大邑之名隱元年傳日大都不過參國之一是也傳氏日以狄地

之廣絕而在晉則為都其威遠樹宜關土之廣 晉人謂之二五耦 言相比為好也古人共耕日耦共射亦日

耦倍九年傳日耦俱無猜此解云聖傷晉室太巧

三十二年狄伐邢 邢解已見隱五年此重出

城小穀為晉仲也 小穀不累齊疑左氏誤范甯解穀梁傳日

小穀魯邑春秋發微日曲阜南有故小穀城按史記漢高

帝以魯公禮葬項王穀城當即此地杜解以此小穀為齊邑

濟北穀城縣城中有晉仲并劉昭郡志鄆道元水經注皆

同按春秋有言穀不言小者莊二十三年公及齊侯遇於穀

僖二十六年公以楚師伐齊取穀文十七年公及齊侯盟於

穀成五年叔孫僑如會晉荀首於穀回書穀而一書小穀別

於穀也又昭十一年傳日齊桓公城穀而晉仲焉至於今

顧之則知春秋四書之穀及晉仲所封在濟北穀城而此之

小穀自為魯邑爾況其時齊桓始霸晉仲之功尚未見於天

下豈遽動諸侯以城其私邑哉

而以夫人言許之 以夫人言為句公語以立之為夫人也許

之孟任許公也

能投蓋于覆門 當從劉炫之說以蓋為車蓋正義謂車蓋輕

而風非可投之物不知投重物易高投輕物而使之高則

其人為有力矣漢書上官桀傳從武帝上甘泉天大風車不

得行解蓋投桀桀蓋雖風常屬車雨下蓋觀御事亦類此

子般即位次于露氏 補云蓋適母家也

閏元年安而能殺 補云國語日車有震武也震有威武之象

故日殺

二年立戴公以廬於曹 補云曹詩作清鄭志各張逸日清邑

在河南今大名府清縣南二十里有白馬故城是也

君失其官 解太子統師是失其官也改云失官人之道

用其表則佩之度 劉奉世日佩之合法度也記云世子佩瑜

玉而暴組紱

危涼冬殺金栗珠離 林氏日夜之危禮則有涼薄之意命以

窮冬則有肅殺之意金屬秋方其性剛而寒其如環而欲離

不相連屬

金珠不復 補云人臣易決則去故日不復

內寵並后外寵二政雙子配適大都耦國 解驪姬為內寵二

五為外寵奚齊為雙子曲沃為大都按曲沃即申生所居豈

可謂其生亂乎陸氏日古人引言但取大意不必事事符同

祇取內寵雙子一事今從之改日驪姬寵奚齊雙寵之本也

與其危身以速罪也 補云國語申生敗狄于稷桑而反讓言

益起

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 解云恭用諸侯諒闇之服非也

陸氏日言其儉樸

僖元年公敗邾師於僂虛上之成將歸者也 魯與邾之尋師

多矣詐而敗其成兵不必為哀姜故也解鑒

二年為不道人自顯於伐邾三門 服虔謂邾晉邑也與伐

晉虞助晉人伐邾師故言與之既病則亦惟君故將假道故

稱前恩以誘之其說為長 按此兩言自指與之伐虞觀下

未可非兗與邾縣 交稱伐邾邑南臨諸氣自別杜說

係於逆旅以侵微邑之南鄙 邵氏日逆旅近晉南鄙之客舍

也出則侵退則係

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晉 解晉猶主兵不信虞按諸先

伐晉者為之導也晉以師會之未見晉不信虞之意解可刪

四年昭王南征而不復身人是問 解不知其故而問之非也

改云齊侯以為遷葬而問之

其其資糧屏屨 解屏屨屨屨按劉熙釋名齊人謂章屨日屏

五年憂必健焉 健應也如詩言無言不譽之譽善律麻志

注鄭德云相應為譽

孔叔止之 孔叔解已見三年此重出

輅車相依臂以齒寒 此二句一意乃是諺語呂氏春秋宮之

奇諫日虞之有寵也若車有之齒也車相依輔輔亦依車虞之

之勢是也注車牙也輔頰也與杜氏同牙車字出素問

太伯不從 不從者謂太伯不在大王之側爾史記述此史日

太伯虞仲太王之子也太伯以去是以不嗣以公去爲不從其義其明杜氏誤以不從父命爲解而後傳述傳公魯頌之文謂太王有窮商之志太伯不從此與泰桡之言其須有者何以異哉

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 今書蔡仲之命

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 今書君陳

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繁物 今書旅獒

均服振振 漢書五行志作初服服古曰初服服衣吳都賦六

軍初服

六年後世同走罪也 史記述異內之言曰車耳已在矣今往

晉必移兵伐翟翟畏晉禍且及左氏文簡非此數語不明杜

解非

國新鄭所以不時城也 實密爾經云新鄭故傳釋之以爲

鄭懼齊而新築城因謂之新鄭也解云鄭以非時與土功齊

桓聲其罪以告諸侯大罪就大於逃置者而更責其非時與

土功不亦細乎且上文固曰以其逃首止之盟則不煩修此

一節矣

七年申侯申出也 補云蓋楚女嫁于申所生

作而不記 傳云無國不記解乃云齊史隱諱非也改日不記

言不可記

人年不殯於廟 邵氏曰殯於廟謂啟殯而朝祖也凡槨行而

止皆謂之殯

九年以是貌諸孤 貌小也

能欲復言而愛身乎 補云言欲踐其言自不得愛其身

晉邵公使夷吾重賂秦以未人 邵氏解宜在六年伐屈餘下

十年帝許我罰有罪矣 傳氏曰有罪謂燕于賈君

十二年王曰舅氏余嘉乃勳應乃德德謂皆不忘往踐乃職無

逆朕命 按此數語與書微子之命相類從書作日篇不忘較

明古字通用或傳訛未可知也

晉氏之世祀也宜哉 史記索隱曰世本云莊仲山生敬仲夷

吾夷吾生武子鳴鳴生桓子放方放方生成子肅肅生莊子

虞虞生悼子其夷其夷生襄子武武生景子耐耐步耐步生微

十五年卜徒父筮之 解卜人而用筮不能通三易之占非也

卜徒父秦之卜人兼掌筮者周禮大卜三兆三易三夢之法是古之筮皆兼掌於卜人也

涉河侯車敗 解秦伯之車涉河則晉侯車敗非也秦師及韓

晉尚未出何得言晉侯車敗敗是秦伯之車敗故穆公以爲

不詳而詰之耳涉河侯車敗敗是秦伯之車敗故穆公以爲

石門之盟鄭伯之車償于濟春秋時固常有是事今時況下

文不敗何待之語謂是晉車敗不知古人用字自不相蒙况

下文又曰復讓還卜固敗是求豈亦是車敗乎 三敗及韓

當依疏引劉炫之說是秦伯之車三敗

千乘三主三主之餘獲其雄狐 邵氏曰千乘侯國之車數也

去猶算法所謂除也一除則三百三十三三除則六百六十

六三除則九百九十九三除之餘所剩惟一非君而何 按

此與成十六年南國躡射其元王中厥目是夏商之古如

連山歸藏之類故不言易

一夫不可狎况國子 廣韻狎相狎也言一夫尚不可狎况以

吾晉國之衆乎

八而未定列 解列位也陸氏曰謂師之伍列

以太子韓弘與女簡璧登臺而履薪焉 傳氏曰履薪不欲白

焚

瑕呂飴甥 呂氏也瑕其邑名如成元年瑕嘉之瑕蓋兼食瑕

陰二邑非姓也

敗于宗丘 劉熙釋名曰宗丘邑中所宗也

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史蘇是古勿從何益 解以數爲象數

之數恐非言先君之敗德及今言之其可悉數乎雖有史蘇

之占而獻公心志昏亂不從其言亦何益也是則敗公之禍

人實爲之矣 或曰獻公從史蘇之言其可免乎曰此條簡

就惠公所問而言其意以敗德爲主不在穆姬一事也抑考

國語獻公勝國得姬史蘇告以不吉然則史蘇之爲人固能

以卜筮諫者與 傳氏曰先君以敗德致咎史蘇之占從不

從咎無益也古文語急故略其字耳亦通

十六年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 傳氏曰言陰

陽順逆爲吉凶之兆而非吉凶之所由生吉凶由於人之善

惡所感必先有以感之而後見於兆議義公不修人事而徒

問物變

十八年秋師還 解云邢留庇衛非也狄強而邢弱邢從於狄

而伐者也言秋師還則邢可知矣 下年衛人伐邢蓋俾狄

之強不敢伐而獨用師於邢也解云邢不速退所以獨見伐

亦非

十九年齊桓公存三國以屬諸侯 解三國魯衛邢疑魯

是大國且特內亂未嘗公也傳氏曰三國邢衛杞

襄士猶曰薄德 言其德不若古聖王

得死爲幸 得死猶云考終

二十二年大司馬固諫曰 大司馬即司馬子魚也固諫堅辭

以諫也歷三年言召大司馬孔父而屬焉公焉桓二年言孔

父嘉爲司馬知大司馬即司馬也文八年上言復大司馬公

子中下言司馬提督以死知大司馬即司馬也定十年公若

獲固諫知固諫之爲堅辭以諫也杜以固爲名謂莊公之孫

公孫固者非朱鶴齡曰按史記宋世家則前後俱子魚之言

弗可赦也已 猶書言不可違傳氏曰言違天大必不宥往以

救爲救楚非

三軍以利用也 利用猶云孤矢之利往云爲利與非

金鼓以聲氣也 聲如金聲而玉振之之聲劉用熙曰聲宜也

宜倡士卒之勇氣

戎事不遲女器 傳氏曰戎事尙嚴不近女子所御之物既

婦人至軍中又示以倖誠乎

二十三年其人能請者與有幾 邵氏曰此倒語也若曰其有

幾人能請者與陸氏釋文與字絕句

策名委質 解名書於所臣之策屈膝而君事之疏云質形體

也謂拜而屈膝委身體於地也傳氏曰質古質字管子令諸

侯之子將委質者皆以雙虎之皮晉語臣委質於君之故章

昭注質質也士贊以雉是凡言委質皆委質也愚按孟子出

疆必載質庶人不傳質爲臣皆質字

起以名則亦書之不然則否詳不敏也 疑此三句俱謂宋同

盟者蓋恐不審其實而有誤故不書名史氏之體也

聞其駢脅 程大昌曰駢脅脅骨之生兩兩相並也

若以相天子必反其屬 曹肅至夫子爲句夫子即公子陸氏

說也玩文勢仍舊

二十四年晉侯黃卒 疑此錯簡當在二十三年之冬傳日

九月晉惠公卒之九月周之冬也

使殺懷公于高梁 高梁解見九年此重出

賈紀綱之僕 傳氏曰言其可任

晉侯求之不獲以歸上為之田 之推既隱求之不得未幾而

死乃以田歸其子爾遂辭九章云思久故之親身今因稿索

而哭之明文公在時之推已死史記則云聞其入歸上山中

於是環歸上山中而封之以為介推田號曰介山然則受此

田者何人乎於義有所不通矣 杜解西河界休縣有地名

縣上今按縣上又見襄十三年定六年疑是近聲之地

昔周公以二叔之不咸 按魏陳思王表曰昔周公吊管蔡之

不咸是則二叔謂管叔蔡叔也但下有封建之云首列管蔡

故杜氏以為夏殷之叔世昭六年三辟之與皆叔世也古人

以未世謂之叔李國語史蘇以榮材及盧王為三季之王

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詩 常棣之

詩序以為周公之作而此文則以為召穆公蓋各有所傳不

必同也

棄雙龍而用三良 解引殺子華未當古人只是大槩言耳又

以用三良為尊賢亦未合正義曰此見鄭伯之賢王當尊之

夏書曰地平天成 今書大禹謨

鄭伯與孔將鉏石甲父侯宜多省視官具于汜 解省官司具

器用傳氏曰官司司具器具較明

二十五年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伋慶盟于洹 衛文公

已葬成公稱子者未踰年也春秋之例踰年即位然後稱公

文十八年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冬十月子卒是稱君稱子

繫乎踰年未踰年而不在乎葬與未葬也解誤

王章也 言天子之典章

二十六年至如楚 楚國語作楚章昭解府藏空虛但有核

梁如楚也傳氏曰禮記魯于甸人注引此傳文正作楚

太師職之 太師周之大師主司盟之官解云太公為太師非

二十八年距躍三百曲踊三百 邵氏曰躍踊皆皆地也而起

所謂距也距躍直跳也曲踊橫跳也橫跳必先直而旋故不

日橫而日曲百音附附附附之附也三附蓋躍躍之度大約

有此

楚子伏已而聽其屬 范守己曰盟者苦盟之名詩云王事靡

盬勉之使無以為苦也晉侯夢楚子伏已而聽其屬當是以

盟盟楚人腦中故子犯曰我且柔之矣杜氏訓盟為寢非也

出入三觀 邵氏曰始至而見一觀也享醴受策二觀也去而

辭三觀也

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 古人多以見為知呂氏春秋文侯

不說知於顏色注知猶見也

殺士榮則錐莊子 晉人殺之則之也邵氏曰猶商君刑太子

師傳之意

甯子職納囊饋焉 蓋以饋實囊中正義云囊以盛衣亦可盛

食宜二年傳為單食與肉實諸囊以與之是也

且使王狩 邵氏曰凡天子之出皆曰狩古之狩猶今之幸也

非田獵之狩也

齊桓公為會而封異姓 補云於齊則為異姓

二十九年介葛盧聞牛鳴 補云列子言東方介氏之圃其人

多解六畜之語者蓋偏知之所得

三十年行李之往來 古者謂行人為行李亦曰行理此與襄

八年亦不使一介行李告於寡君並作李昭十三年行理之

命無日不至作理國語周之秩官有之曰敝國實至關尹以

告行理以節逆之賁達曰理吏也小行人也漢李翁折星橋

鄭開領行理各痊

若不關索將焉取之 補云關損也

纓有昌黎白黑形鹽 歌子誤玉篇作歌但敢切音蒲鹽也

三十二年勒而無所必有存心 言師勞力竭而無所用則所

經之國必有背距之心解云將善良善未當 按無所謂不

必有存心言軍士將怨也

中壽 李春文選注引養生經黃帝曰上壽百二十中壽百歲

下壽八十與正義同惟兩子則云凡人中壽七十歲

三十三年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 解云不同陳故言非

也及者殊夷狄之辭

晉人敗狄于箕 解云太原晉邑縣有箕城晉邑在今之本

縣疑襄公時未為晉境

隱猶不殺李梅實 九月十月之交草木黃落之日而隱猶

不殺李梅實此法範所謂恒懷者也解曰霜當微而重

而不能殺草非

其為死君子 死君謂楚其先君猶范鞅之言死吾父也

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 帝國者晉之同姓

遂墨以葬文公晉於是始墨 喪事有進無退已墨則不復反

哀故遂墨以葬文公也後遂以墨為常則失禮甚矣蓋以誇

克敵之功猶楚之乘廣自郤之師而先左也

葬僖公綏作主非禮也 劉原父曰當以綏作主為一句此傳

經書文二年二月丁丑作僖公主之義卒突而附附而作主

今僖公以文元年四月葬二年二月始作主過附之期

皇清經解卷二

左傳杜解補正

文元年於是閏三月非禮也 古人以閏為歲之餘凡置閏必

在十二月之後故曰歸餘于終考經文之書閏月者皆在歲

末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月猶勒于廟哀公五年閏月葬齊景

公是也而左傳成公十七年葬公九年哀公十五年皆有閏

月亦並在歲末是以經傳之文凡閏不言其月者言閏即歲

之終可知也今魯改麻法置閏在三月故為非禮漢書律歷

志曰魯歷不正以閏餘一之歲為節首是也又按漢書高帝

紀後九月師古曰秦之歷法應置閏者總致之於歲末此意

當取左傳所謂歸餘於終耳何以明之據漢書表及史記漢

書表及史記漢書表及史記漢書表及史記漢書表及史記漢

未改秦麻之前曆書後九月是知麻法故然

更伐之我辭之 補云辭之者爲之請平於晉

君之齒末也而又多愛難乃亂也 補云言君之春秋富而內

變多將來必有易樹之事則亂從之矣

二年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 朱鶴齡曰一語出汲冢周書大

匡解

書曰及晉處父盟以厭之也 解厭猶損也未是傳氏日厭

也以尊歸卑如漢人所云厭勝之耳

陳侯爲衛請成于晉執孔達以說 此即上所謂我辭之者也

解不合宜刪

是以魯頌曰春秋匪解享祀不貳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

禮謂其後稷親而先帝也詩曰謂我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禮

謂其姊親而先姑也 補云言僖公於文有父之親而問公於

僖有君之尊禮不敢以其所親加之於尊故引二詩爲證

廢六關 家語作置六關注謂文仲置關以稅行者故爲不仁

襄仲如齊納幣禮也凡君即位好舅甥修昏姻娶元妃以奉

盛孝也 即以僖公之妻爲十一月亦甫及大祥耳未畢二十

五月之數何得云諱聞已終解謬 按此傳通言娶夫人之

禮則可若文公喪制未終而使卿納幣違禮極甚矣

三年雨於宋 解宋人以其死爲得天祐喜而來告故書然

則阻石退武豈亦喜而來告乎

四年夏晉伯如晉會正 會正即朝正也周之三月晉之正月

襄二十二年隨於執事以會歲終杜氏解曰朝正是也此解

以正爲政似因傳文夏字而爲之說

君子曰詩云惟彼二國其政不獲惟此四國愛克度其秦穆

之謂矣 解意太迂馬謂引詩蓋取上帝監觀四方求民之真

之義言秦穆可以致福

於是乎賦湛湛則天子當賜賚使用命也 湛湛之詩只是

樂之意取此爲與耳天子當賜言顯明而治也解太巧

五年泉陶庭堅 十八年季孫行父所稱八凱有庭堅杜氏以

爲泉陶字羅泌以爲六泉陶之後夢庭堅之後陸氏稱爲氏

於林氏陸庭堅爲陶叔後謂二國皆泉陶後而庭堅則或以

支子別封自爲其國之祖故文仲並舉之也未詳孰是

德之不建民之無援 德之不建言二國不能自強於爲善民

之無援言中國諸侯不能恤小寡解非

沈漸剛克 補云漸漸作潛

六年樹之風聲 陸氏曰樹立其風化聲教

爲之律度 鍾律度量皆有一定之法以遺後嗣書所謂關石

和鈞王府則有者也

晉人以難欲欲立長君 解立少君恐有難非也謂連年有秦

狄之師楚伐與國

先君愛之 補云先君謂文公

難必梓矣 梓服虔作梓

杜預以君故諱偏姑而上之 補云君謂襄公

七年宜子與諸大夫皆患穆亂且畏偏 畏穆亂之偏也謂君

夫人之尊故解非

敗秦師于令狐至于刺首 水經注引關駟曰令狐即衛氏刺

首在西三十里後漢衛侯碑陰文城隍解築地即鄆首山

對壘足谷當狹口制字作鄆玉篇鄆口孤切築地在河南當

是河東之誤

凡會諸侯不書所會後也後至不書其國辟不敬也 補云公

既不及於會則不知班位之失序故不書諸國以辟不敬

夏書曰戒之用休 今大禹謨

八年致公靖地之封自申至于虎牢之境 傳氏曰自申至於

虎牢皆鄭地也不得致之於衛竊以上文言匡戚歸衛田也

此言自申至虎牢歸鄭田也故杜於上年解云爲晉歸鄭衛

田張本而此則專言歸衛此杜氏之關藩爾按自申至于虎

牢鄭地晉取之以封公靖地今乃歸之傳文不言鄭晉申虎

牢則鄭可知矣

九年襄公子花 按成十六年鄭陵之戰因楚公子花距此四

十四年疑別是一人

十年治漢江將入郢 補云欲入郢爲亂

十一年皇父之二子死焉 傳本云皇父之二子壽乃云殺

牛父誤 三大夫亦應有責傳特以郢門之有楚無楚實

之由餘不及載耳

晉襄公之二年鄭厲伐齊 按莊公世太遠陸氏曰

襄公此傳文作齊襄公之二年又齊世家曰惠公二年襄

來王子城父攻襄公之十二諸侯年表亦於齊襄公二年書王

子城父敗長三丈皆同按襄公之二年即魯宣公之二年也

在晉襄公之前僅十三年而此傳以惠公爲襄公蓋傳寫之

誤也 因此知解云長三丈者亦未可信考工記曰戈柝六

尺有六寸似如長三丈之人當父終甥何出得以戈柝其

那 云長秋之種絕者亦非傳云以者特其國公耳杜以後

世不聞有長人故云種絕然張蒼長八尺餘父不滿五尺其

子復長至其孫長止六尺餘豈可以此論邪

十二年鄭伯來奔 劉原父曰此鄭太子也魯以諸侯逆之即

謂之鄭伯而春秋又沒其尊士叛君之罪反謂之諸侯而尊

之豈其然乎意者鄭伯以去年卒太子今即位而不能自安

遂出奔夫踰年即位則與鄭伯矣以其日沒或謂之太子而

左氏則誤以爲太子出奔也

且諸絕叔姬而無絕昏公許之 啖叔佐曰左氏事述倒錯者

甚多此文當在成四年杞伯來朝歸叔姬故也之下誤書於

此

十三年晉侯使屠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 上年晉人秦人戰

於河曲注云在河東蒲坂城東南秦師夜遁復侵晉人取則瑕

必在河外傳三十年注曰焦瑕晉河外五城之二邑水經河

水又東逕湖縣故城北注云晉書地道記太原記並言湖縣

漢武帝改作湖其北有林焉名曰桃林古瑕胡二字通用禮

記引詩心平愛矣瑕不謂矣鄭注云瑕之言胡也瑕胡音同

故記因其字瑕轉爲胡又改爲湖今爲關鄉縣治現邑即桃

林之塞而道元以爲郛瑕之地誤矣

不如雙會能 鄭氏曰能字句絕能言才也如孟子能者在職

之能正義屬下文以爲能處職非 補云爲實當可後漢地

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通不用也 補云傳氏曰蓋魏朝會言於

秦伯爾爾之

文子賦四月 解云不效通晉以傳考之但云成二國不言公

復通晉四月之詩當取亂離棄矣難以告哀之意耳

十四年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解既見而後入北斗未

見豈有非常之象乎是之有光者如帝者則謂之

雪劉向以爲君臣亂於朝政令斷於下則上濁三光之精五星應變色逆行其則爲斗人君象星亂臣象彗彗之表也于大辰于東方皆不言人此其言入何穀梁子曰斗有環城也

子叔姬死昭公 按僖二十七年經齊侯昭卒今此昭公即孝公之弟不當以先君之名爲諱而經不書葬無可考正疑左氏之誤然僖公十七年傳曰葛廬生昭公前後文同史記先儒無致疑者

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 劉故曰斗天之三辰紀綱星也宋齊晉天子方伯中國綱紀故當之也斗七星故曰不出七年

終不曰公曰夫已氏 夫已氏猶言彼已之子

十五年魯人以爲敏 傳以華徐辭宴爲合於禮解失之

十七年鹿死不擇音 言其鳴急切莊子獸死不擇音郭象注曰野獸之窮地意急情盡則和聲不至是也當從服虔之說

趙穿公墮池爲質焉 趙穿與池皆晉侯女嬀故以爲質十八年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 殺視及叔仲惠伯不書亦諱之耳解非

四凶事當以史書孟子爲正 鯀鯀直以公身其爲人傲而自用則有之不至如所云機也帝之殛之亦祇退在羽山而已

宣二年倒戟而出之獲狂狡 邵氏曰倒戟猶倒戈也坐此遲緩反爲鄭人所獲

戎昭果毅以聽之謂禮 邵氏曰聽猶聽政之聽解謂常存於耳似迂

文馬百駟 邱光庭曰文馬馬之毛色有文采者

觸槐而死 觸槐而觸槐則非趙盾庭樹明矣解可刪

六年使疾其民以盈其賁將可殛也 劉炫曰以繩穿物謂之賁書云商賁賁言封之爲惡賁物之滿於賁也殛殺也解非

八年楚爲服舒叛故伐舒事滅之 解舒夢二國名羅泌曰僖三年徐取舒文五年楚滅舒今云舒夢者實自是一國名傳氏曰此蓋楚舒之一如舒庸舒鳩之屬

九年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治之謂乎 以上辟爲辟下辟爲法當時有此解昭二十八年晉司馬叔幹引此詩亦同漢張衡思立賦賈誼氏之多辟今其立辟以免身正用此也 家語孔子曰洩治之謂公位在大夫無骨肉之親懷寵不去仕於亂朝以區區之一身欲正一國之淫昏死而無益可謂捐矣

十年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鄆 釋注已見文十三年此重出按文十三年傳曰知文公遷于鄆然則此之取鄆豈取其國都乎蓋文公雖遷後復還其故都耳

十一年使封人處事 處事度也解非其從之也 補云言往而會矣

十二年使改事君夷於九縣 九縣莊十四年滅息十六年滅鄆僖五年滅莒十二年滅黃二十六六年滅蔡文四年滅江五年滅六滅豳十六年滅庸又有武王滅權文王滅申凡十一國傳氏曰時楚適有九縣故鄭願得比之言服事恭謹如其

幣邑耳非必追記其所滅之國也 單行右職左連尋前才慮無中權後勁 傳氏曰言楚分其三軍爲五部而使之各專其職

有律以如已也故曰律否滅且律竭也盈而以竭天且不整所以凶也 傳氏曰將師之貴於法律者能使其下如已之志故謂之律所謂順成而滅也否滅則律且竭而敗矣天屈也言其法律如水之壅而盈則必竭而不伸故而不整故爲凶

其君之戎分爲二廣 其君之戎謂戎車傳氏曰廣楚乘車名以其親兵分左右二部故名二廣

廣有一卒卒偏之兩 邵氏曰楚人易古偏法而爲廣廣之所有一卒卒偏之兩 邵氏曰楚人易古偏法而爲廣廣之所有一卒卒偏之兩

其數如偏之兩兩二十五人也廣之所有一卒一卒百人也 一本之外又有餘卒爲承嗣者二十五人爲兩故曰卒偏之兩

兩章法在古爲偏在今爲廣蓋舉古今錯言之不直曰若干人而必曰卒曰偏曰兩者今法不離於古也

內官序當其夜 邵氏曰若今宿直遞特更也 御下兩馬掉鞅而還 邵氏曰兩車掉鞅兩馬之轡也蓋驛馬車旋則其轡須掉之而示開關之意亦在其中矣

士季使豫聞穿師七覆于敖而蔽上軍不敗趙盾者使其徒先具舟于河故敗而先濟 傳曰士季語晉言之 楚子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 傳氏曰兵法車十五乘爲偏今楚用舊法而易其名

屈蕩尸之 尸止也古人以守尸之人謂之尸者取其能止人也漢書樊噲傳謂尸者無得入墓臣王嘉傳坐尸殿門失關免唐書李紳傳擊大鼓尸官道連馬不敢前

楚人恭之 定四年晉蔡啟商恭問王至解恭恭也傳氏曰言楚人將毒害之而晉人乃脫局板施投術而出耳未詳按杜後有楚言故傳書之以紀異若如傳氏說則車中常事何可尤無謂矣

宵濟亦終夜有聲 言其軍機無復部伍解非 遂圍蕭蕭潰 下有明日蕭潰之文此處疑衍若此蕭潰下便不得言遂傳于蕭也

十三年君子曰清丘之盟唯宋可以免焉 邵氏曰清丘晉與宋衛盟既而衛背盟而救陳晉背盟而不救宋故曰唯宋可免責晉衛也

十四年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 鄙我猶言輕我 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屢及於望皇劍及于寢門之外車及于肅晉之市 邵氏曰寢門之外遠於望皇肅晉之市遠於寢門之外

外驪人進屢追而及於望皇前此未及履也劍人進劍追而及於寢門之外前此未及劍也車人駕車追而及於肅晉之市前此未及車也蓋與師之速如此

聘而獻物於是庭實旅百 劉炫曰實百即于庭以爲獻物十五年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 傳氏曰華元登牀乘其不虞劫之與盟也

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 邵氏曰子反何爲而懼懼華元之脅也盟豈得已哉觀懼之一言則華元之情狀可見矣論者謂其輕見情實殆非知華元者 吾從其治也 治謂病聞之時凡人病未昏猶未昏時日治列

子欲折謂子產日子奚不時其治也謂何其理時
耐用人之治命 石經作耐用人之治命

十六年夏成周宣粉火 呂大臨考古圖郭敦銘曰王格于宣

榑宣榑者蓋宣王之廟也榑榑室之制也其文作印古射字

執弓矢以射之象因名其堂曰射榑其室無室以便射事

故凡無室者皆謂之榑 宣王之廟制如榑故謂之宣榑

春秋記成周宣榑火以宗廟之重而書之如桓僖官之此二

傳云藏禮樂之器非也

十七年過而不改而又久之以成其悔何利之有焉傳氏曰言

三子見執齊人必悔有還便之心今又久之必將背晉

成元年作上甲 周制四丘爲甸甸加一里爲成其出長穀一

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則丘得十八人不及一甲今作

丘甲令丘出二十五人一句之中共出百人矣解云丘出甸

賦縣增三倍恐未必然山堂考索載唐太宗問李靖楚廣與

周制如何靖曰周制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亦二十

五人爲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然則一丘所出十有八人積

四丘具一乘則今作丘甲者即丘出一甲向之十有八人者

今增而爲二十五人是一句之中共百人爲軍矣所未可知

者其三句而增一乘乎抑每乘而增一甲乎魯昭公時晉鬼

子紅車車千乘則計甸而增乘未可知也楚人二廣之法一

乘至用百五十人則魯每乘而增一甲亦未可知也要之其

實爲益兵向之四丘共出三甲者今使每丘出一甲爾非若

杜氏之所謂丘出一句之賦

二年與先大夫之肅 先大夫謂原軫軫假樂枝之輩

三周華不注 補云華不注在今山東濟南歷城縣東北下有

三年叔孫僑如聞棘 僑如解宜在二年戰于鞌下

四年楚雖大非吾族也 言楚夷

六年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爲僕大夫 爲僕大夫則君之親臣

故獨令之從公而入襄庭也

其惡易報 陸氏曰言垢穢易見

且民從教 言馴習於上之教令

七年子重請取于申呂以爲賞田 王應麟曰國語史伯曰當

成周者南有申呂漢地理志南陽宛縣申伯國詩書及左氏

解不言呂國所在史記正義引杜預云故呂城在鄧州南

陽縣西徐廣云呂在宛縣水經注亦謂宛西呂城四縣受封

然則申呂漢之宛縣也

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備兩之一焉 傳氏曰古人一車謂之一

兩詩百兩御之五子車車三百兩非二十五人爲兩之兩也

蓋楚廣之制本用一卒故云以兩之一卒其云舍備兩之一

者車之半邊爲偏備五十人今留二十五人也

八年唯或思或繼也 陸氏曰有恩關封疆者有繼而前不設

備者故多兼并以成大國

十年忠爲令楚非其人猶不可充不令乎 陸氏曰非其人謂

叔申本非賢者雖欲效忠不見信於君適以自害耳 既忠於

楚解不得其人終勝

十二年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思爭尋常以盡其民譬其

武夫以爲已履心履肚爪牙 傳氏曰世治尙文德武夫惟使

之在外扞難故曰干城世亂尙武力公侯用武夫侵暴鄰國

以爲補噬之用故委任之無所不至

楊用修引漢書令劉熊碑辭與明者秉道之樞素以之

福惟德之賜

斯是用痛心疾首唯就寡人 一篇之中稱寡君者三義君者

一寡人者五當是屬文之時未曾參訂然古人之文亦往往

不拘如文十七年傳鄭子家與趙宣子書前稱寡君後云夷

與孤之三三臣亦其類也

十六年德刑詳義處信 正義曰詳詳也古字同李延日詳福

之善也

致死以補其闕 陸氏曰軍國之事有所闕乏解非

郊之師苟伯不復從 謂不復從事於楚解非

南國賦 易以外卦爲南明夷之九三日明夷於南狩是也復

一陽浸長而至於乾有南國賦之象

敗者豈大我不如子 敗者豈大恐君之不免也我不如子

之才能以君免也解謂軍大崩爲豈大及御與車右不同者

非

不亦謬乎 邵氏曰識記也謂其能記往日好整好暇之言

若之何憂猶未弭 謂君憂太子殺

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 今五子之歌

十七年施氏卜宰 施氏之家臣也如論語仲弓爲季氏宰之

宰解家宰非

孟姬之譏吾能違兵 傳氏引晉語注曰違其兵難卒存趙氏

十八年不然而敗吾憎使贊其政 林氏曰吾憎謂吾所憎之

人

襄二年官命未改 陸氏曰官命猶言公命